

雪山飞来 金翅鸟

——儿童京歌剧《她从雪山走来》观感

●周秉信

《她从雪山走来》剧照



由 成都市京剧团、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推出的儿童京歌剧《她从雪山走来》，是一部主题鲜明，情节感人，充满儿童情趣，艺术手法创新的给孩子们看的好戏。剧中主人公丹珠的形象，是根据木里藏族自治县第一中学藏族学生处英的真实事迹编写的。处英的阿爸是县邮政职工。1992年在马班邮路阿达拉雪山送信途中，遇上山体滑坡，掉下山岗重伤。抢救医治无效而去世。“雪崩了，顶梁柱塌了，金翅鸟的翅膀折断了。”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前三名的处英，只得停学。放牧挑水，照顾奶奶。但在停学期中，她借来同学的课本，在酥油灯下自学。1995年，为了参加县上初中升高中的统考，在同学们帮助下，凑足了七十元到县上的费用，连夜和耗牛一起翻越阿达拉雪山。遇上了大风雪。耗牛摔下了悬崖，风雪迷漫的阿达拉，只有金翅鸟才可以飞过。处英只身翻过了雪山。带着满身雪花通宵未眠走进考场。停学三年全靠自学的处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高中，实现了她的理想。“一束火苗一个梦想，一颗星星一个希望，梦想就在你心中，希望就在你身旁。”1997年10月，处英作为250万希望工程受助生的代表，被推选参加亚特兰大奥运圣火的传递。还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今天，处英是西南民族学院的大二生。千百年来，藏民族中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国有一片乐土，名叫香格里拉。通往香格里拉的大门被一文化巨石的金翅鸟守护着。只有等到人们的诚意感动了金翅鸟，她就发着闪闪金光飞起，撞开香格里拉的大门，使雪域变成天堂。红军长征途中，

朱德总司令在川西北藏族地区甘孜县养伤，就曾经向年轻的格达活佛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把天上的乐园建在人间。”无数的革命前辈的追求、奋斗，就是要把心中的美好希望变为现实。

《她从雪山走来》里丹珠播种阿爸从农科所带回来的新青稞品种耐寒一号。阿爸重伤后，丹珠希望变成三个丹珠，一个在病床前服侍阿爸，一个放牧挑水帮奶奶干农活，一个回到课堂学习科学知识变成一支金翅鸟。停学三年后，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赶赴考场。戏中丹珠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希望就在自己心中”的主题。深刻感人，明白易懂，鲜明清晰。在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的今天，给孩子们送上这样一部戏，是非常适时的。

京歌剧，不是京剧又是京剧，不是歌剧又是歌剧，而且还是一部藏族题材的儿童剧，要达到艺术形式上的统一完整，难度是相当大的。首先在戏剧结构上要求创新。《她从雪山走来》在结构上，既以戏曲以事件情节的推进发展、起承转合环环相扣为经，又以歌剧甚或音乐剧的唱段舞段相对独立、留下可歌可舞的时间空间为纬，经纬交织，织成锦绣文章。人物也相当集中，只有丹珠、奶奶两个人和拟人化的耗牛、火把、火柴、风雪。大量运用的是如西洋歌剧《普罗米修斯》、《柳德米拉与露丝兰》等，能够跳进跳出，兼叙事、状物、抒情，外化人物内心冲突的十六名藏族青年男女组成的歌队舞队。这样布局，使整部戏线条清楚，层次分明，载歌载舞，活泼清新，可看性极强，很受孩子们欢迎。

戏曲改革，是一个大题目，戏剧战线多少有志之士，为之艰苦奋斗。没有发展，没有变化，任何事物都会停滞不前，都会自行消亡。记得川籍音乐家沙梅先生在川剧改革《红梅赠君家》活动之前的1956年，就旗帜鲜明地大声急呼戏曲一定要改革。那时，我在重庆市歌舞团，经川剧艺术家琼莲芳、姜尚峰老师传授《放裴》后，改为同名舞剧。被文化部选上参加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剧目。出国前在北京团中央集中排练。沙梅先生冒雪来看望我们，激动兴奋地谈论上海越剧如何善于吸收，如何发展变化。对把川剧改为舞剧，没有语言障碍便于同别国交流大表赞同，认为这仍然是川剧，是川剧的娃娃。鼓励我们：“娃儿，这是川剧剧目第一次出国参赛，要争气哟。”在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剧目参赛的情况下，舞剧《放裴》演出比赛时，观众掌声不断，获得银质奖章。戏曲改革，不仅是我们戏剧圈内，而且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75年冬，川剧艺术家杨友鹤老师，深夜来四川省歌舞团我家，进门就激动得泣不成声。他刚从金牛坝回来，是当时来川陪尼泊尔王子的邓小平同志用车接他去一同看戏，并同坐一张沙发。问杨老师青蛇约请十二条蛇盘倒雷峰塔的《白蛇传》还演没有演，说：“这个《白蛇传》我还给周总理讲过，比哭倒雷峰塔更有斗争性嘛。”原来，杨友鹤老师十六岁倒嗓，回到了家乡。每天清晨在河边练嗓。一位提鸟笼的李师爷，看他勤奋努力，为他编写了不用嗓子唱的白蛇，并写信给同窗，重庆盐帮的师爷资助排练演出。不想观众中就有邓小平同志，而且事隔这么多年还记得。

得。解放以后，杨老师曾向戏工队的同志说过此事。那位上海来的干部说：“不唱？那怎么能叫川剧呀！”杨老师听戏工队同志如此说，就从此没有提过而作罢了。杨老师临终前，我们去探望，他已十分瘦弱，还说：“要把那个《白蛇传》排出来哟。”成都市京剧团一批年轻京剧工作者，把歌剧、音乐剧、舞蹈、藏族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拿来”，丰富京剧的表演形式，而且做得很好，很顺耳，很好看，真是值得为他们的胆识、作为热烈鼓掌。

《她从雪山走来》采用的是制作人制。制作人制，就是“志同道合”制。目标、追求、情趣、作风一致，就聚集在一起，共同努力，共同承担危险。这部戏投入资金很少，就是这很少的投入，也要演上150场才能收回成本。之后，有了利润才能说得上劳务报酬。150场，在当前演出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参加者都是明白这个情况的，事先都说清楚了的。青棵苗、星光等这些光芒四射的舞台形象，为了节约成本，用了最省钱的办法处理，青棵苗就在原有服装上套上两支绿色的手套。星光就在头上顶了一个手电筒灯泡。舞美设计推翻了很有创意很有特色的4套方案。如透过纱幕上极具藏族传统艺术特色的“唐卡”画看见的雪山、草地等。而采用夕照中山的线条简洁的空灵形象和积木式的三座雪山。如灯光，才有一般剧组四分之一的费用，要变化高原多彩的清晨和狂风暴雨的深夜，还要强化人物的内心情感。更要在舞美如此简单的条件下承担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舞蹈演员，根据场景的变化，至少应该更换七套色彩各异的服装。以增强艺术感染力。而现在只有一套服装贯穿始终。扮演老师，只加了一付眼镜以示区别。尽管如此，《她从雪山走来》仍然是一部充满艺术魅力的好戏。魅力来源于参加者精力心血的全部投入，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得到超负荷的发挥。有的剧组，请的是全国知名的大腕组成创作班底，知名度高，水平也高。只是他们太忙，邀请的地方太多，精力分散。在创作紧要关口，还要几次三番在几个省飞来飞去。甚至有了名气的，要价狮子大开口，又不倾心投入。这些现象给制作人很深的印象。因此，他一个一个地和参加的创作人员交谈，交底，交心。在创作排练过程中，争论、争吵十分频繁，但没有一次是为劳务报酬而争过。这些

风从维也纳森林吹来

——感受维也纳轻歌剧音乐乐团

●徐丽桥

仿

佛坐在洒满阳光的广场上，施特劳斯的旋律将我轻盈地举了起来，我沉醉在暖融融的春风里。

这就是我向往的维也纳！

这就是我向往的施特劳斯！衷心感谢奥地利维也纳轻歌剧音乐乐团给我们带来这样一场春意盎然的音乐会。

音乐王国奥地利，音乐之都维也纳，经常出现在我少年时的梦境。后来，我更多地知道了那里是欧洲音乐的灵魂与核心。多瑙河与阿尔卑斯山共同交织成的美丽的交响乐曲，多少年来流荡在全球的许多地方，流荡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国音乐爱好者的心头。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施特劳斯、勃拉姆斯等音乐大师，他们在奥地利国土上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那里的街头民间乐队演奏的酒馆音乐中，就活跃着他们创作的乐曲；他们创作的每一个音符，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了奥地利老百姓的生命细胞。

过去，我只是从书本中知道，爱好大自然的维也纳人闲逸而愉快。他们不仅喜欢喝上好的葡萄酒、新鲜的啤酒，更把享受和从事音乐、舞蹈、戏剧、社交活动。讲究风度仪表视为一种特殊的艺术。今晚的这一场音乐会，才真正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维也纳人，什么是维也纳的音乐。

“本土”的非大腕人员，通力合作，成就了如此一部好戏。难道这些不就是西部大开发正需要的人才吗？不就是正需要的志、德、艺、品吗？为此，看了这部戏，对如此一个创作集体，对他们为戏曲改革而付出的奉献精神，不由不令人心生敬佩。

《她从雪山走来》的音乐、舞蹈，比重很大。在京剧唱腔运用上，在和藏族音乐的结合上，都花了很多的功夫。藏族山歌的运用，点景配情，恰到好处。“啊……香格里拉！”唱段，丹珠、奶奶的京剧独唱和歌队以藏族民歌曲调为主的合唱，反复重叠，交错进行，互相对比，互相衬托，别开生面，悦耳动听。唱词也写得好，“那儿的树上结糌粑，那儿的湖泊装奶茶，那儿的草地铺金玉，那儿的瀑布挂哈达……”情景交融，通俗上口，想像丰富，极具特色，生活气息浓烈。此曲和主题歌《圣洁的香格里拉》都在剧中起到了骨架支撑的作用，深化了主题，打动了观众。如果在风雪之夜中京剧锣鼓的运用再细致一些，变化一些，风格和全剧音乐再统一一些，就更好了。第五大段突然出现，

又是程式套子照搬，显得生硬，锣鼓也要是“这一个”戏中的锣鼓才好。舞蹈编得很好。编舞者又是全剧副导演，使得舞蹈和剧情、人物、环境、调度很有照应，十分切合，不多，不抢戏，不少，不欠情；藏族舞蹈和京剧动作不别扭，不生分。不是两节瓜。特别不容易的是当丹珠彷徨痛苦时，耗牛——“高原魂”站立起来，一拍一顿有力地用蹄拍打着草地，和着音乐，健壮的身躯腾挪跳跃，动作沉雄遒劲，气氛热烈奔入，这一段动人心魄的耗牛独舞，编排得十分精彩，全场观众掌声顿起。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在舞蹈分类的精确与风格独特的区别上，藏族是首屈一指的。弦子，锅庄，踢踏，热巴，朗玛，藏戏，跳神七大舞种。牧区，农区，草地，庄园，寺庙，又各具特色。如果舞蹈编导再多熟悉一些藏族传统民间舞蹈的话，当会更加流光溢彩，华丽纷呈。

雪山飞来金翅鸟，儿童京歌剧《她从雪山走来》是成都市文化局为党的八十诞辰献上的厚礼之一。祝愿在不断演出实践中，边排边演，精益求精，成为京剧艺术的上品，儿童艺术的奇葩。